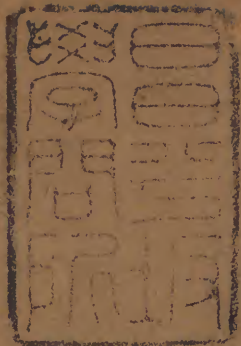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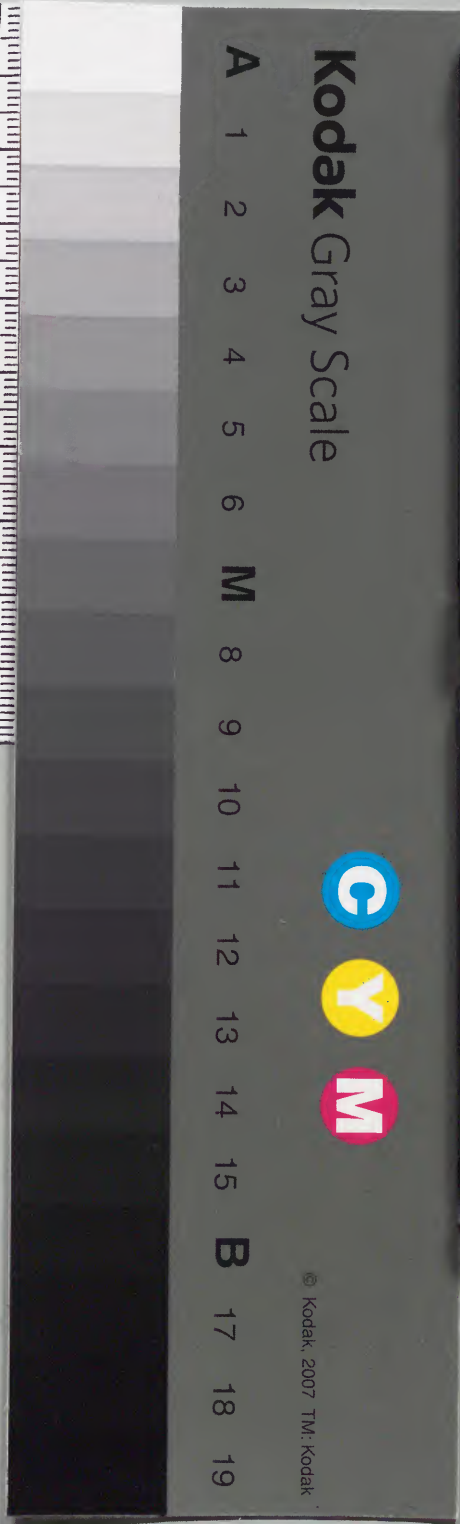


同鶴致服
 吐蕃哀乱
 李克用賜唐
 唐復河湟河

漢書門	二二〇一	類
函	三九	架
架	六四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〇一	號
函	六四	架	冊
架	六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01
	冊數	64 (55)
	函號	285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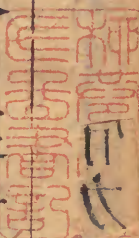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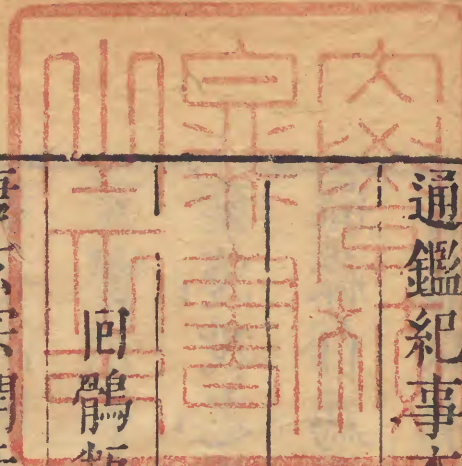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
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逆卒頡質略斬之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
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
啜所毒而歿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
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
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
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
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
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
爲烏蘇米於可汗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
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
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
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
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
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
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
於烏德健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
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以龜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于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判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

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倭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壬戌，廣平王倭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倭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寧國公主妻
回紇可汗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吳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於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曷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

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二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務，面而哭。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

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

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

車鼻鞭藥子昂等魏瑒韋少華逐死

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瑒、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適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瑒、少華一夕而歿。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紇所過抄掠馬燧以計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回紇登里河，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妖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蕭昕正言回紇負約

大曆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父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歿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四年初僕固懷恩歿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

代宗養僕固懷恩女冊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

回紇貢唐市馬賄不足董晉正言乃環拜

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丑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回紇使者犯金光朱雀門奪長安令馬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 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

回紇盡市回紇馬以悅其

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 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回紇寇夏州梁榮宗破之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

郭子儀請令
渾瑊鎮振武
回紇始去

其輜重因大掠坊市。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
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
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
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
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
市肆美利。皆歸之。曰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
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
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

虜俗因唐而
壞

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
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
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爲禮。九姓胡附回紇者。

登里欲寇唐
頓莫賀諫不
聽。即擊殺登
里而自立。

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
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
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
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
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

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不剪，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

張光晟盡殺
群胡德宗貶
之以悅回紇

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
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
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
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
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
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
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上遣源休送
突董等喪還
回紇不得見
可汗而還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
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
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
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
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
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
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
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
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
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
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

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朱滔娶回紇女回紇許與同寇河南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

事見藩鎮連兵

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人竺以困吐蕃

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百七
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歿，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管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

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歟。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

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邇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辜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管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回紇絕吐蕃
表請改回鶻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

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歿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

頡干迦斯喪
北庭爲吐蕃

所敗反殺揚
襲古

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
 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
 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
 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
 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
 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
 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
 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
 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
 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
 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
 始自回鶻還

汗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

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
 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
 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

平誠卒而無
丁國人立其

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稚者皆內之闕庭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予冊其嗣爲騰里埜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皆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漚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爲

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礪鶻泉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

李絳請許回
鶻昏獻宗不
聽

通鑑紀事 卷二百一
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
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
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
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
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積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
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
儻虜騎南牧國家非走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
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
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
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
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
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
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回鶻
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癸亥以太和
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穆宗以太和
長公主嫁回
鶻

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
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
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
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
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
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
可汗

照禮為下所
殺胡特勒立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照禮可汗為其下所殺
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
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彰信殺安允
合柴革掘羅
勿借沙陀兵
以殺之國人
立廬駟特勒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
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
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廬駟
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

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里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口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廬馭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廬馭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馭職特勒麗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 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狠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

句錄莫賀引
 黠戛斯兵攻
 殺廬馭及掘
 羅勿

盟沒斯等求
內附朝議欲
討之李德裕
言不可乃詔
田牟韋仲平
母生事

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秋八月天德軍
 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
 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
 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盟沒
 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
 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
 屢建大功。今為隣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
 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
 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
 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
 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
 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
 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
 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
 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
 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斯等請降。可
 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三

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設盟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饑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

德裕請以糧賑回鶻

德裕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顯慶斯得太和公主遣送歸唐為烏介所邀

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續齋詔詣嗚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嗚沒斯逆順之情從之。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振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祀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

劉沔代符

嗚沒斯誘殺赤心僕固那頡啜收衆東走

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埜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羗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

德裕薦石雄為天德都團副使

張賈遣安撫嗚沒斯等

加頡噉為張所至敗走烏介獲殺之

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轉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噉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噉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眾雖衰滅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

嗚沒斯入朝

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庭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嗚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疑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嗚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嗚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秋七月嗚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歿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

盟沒斯與其弟等姓名

把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今令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

河東幽州
武天德各
兵追回鶻

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追回鶻。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靺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德裕為書
太和公主

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眾寡。見輜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

石雄擊破烏介迎太和公主歸

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

此宗欲令趙蕃黠戛斯求安西北庭德裕言非計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德裕奏宜與結歡

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敕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辜。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

命德裕草賜
黠戛斯書

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鄰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温忸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册命。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

黠戛斯遣人
入貢

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仲武使室
取回鶻過
西遁室韋
回鶻眾為
黠戛斯遣
播擊破之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于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眾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停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眾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眾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龐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爲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罷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人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爲嗚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奏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人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曰

僖宗乾符元年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嗚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張溥曰。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逮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卽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黷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爲我用。而鞭撻使臣。殘燬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卽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

自立。此在彼國為逆。在唐室為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讐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盟汲斯。以逼烏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于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為鬪。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佐少監李璟為弔祭使劉

國人不附達磨吐蕃益衰

達磨卒佞相立其妃繚氏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替普結都那不服殺之

論恐熱說三部起兵擊殺尚思羅遂併其眾

汙奏遺軍雲州。初吐蕃達磨替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繚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替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替普宗族甚多。而立繚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替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務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繚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替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繚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

論恐熱謀篡
國舉兵擊尙
婢婢婢婢致
書陽服遂引
歸

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
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
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籍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尙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
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
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
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
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
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禪將十餘人雜畜以百
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
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
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
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
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
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
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拔夙夜慙惕惟求
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
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

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

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歿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恐熱大敗于龐結心莽羅薛呂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訶吐蕃衆寡以聞吐蕃論恐熱之將岷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爲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岷藏豐贊降于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

吐蕃傳檄河
湟數恐熱罪

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臯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
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
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
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
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
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
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吐蕃論

莽羅急藏降
于拓跋懷光

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
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軍于河
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
輕敵彼窮困而致歿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
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
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右門等七關來降以
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
皆出兵應接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

康季榮朱叔
明張君緒李

毗取河湟諸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

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

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毗取秦州。詔邠

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

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巳丑上御延

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

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

京城舉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

之地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温池鹽利可贍邊陲

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

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

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

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

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

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

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豐石

等郡皆没于吐蕃代宗寶應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秋九月吐蕃論恐熱

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

德宗正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詔募百姓墾
闢三州七關
土田

以克復河湟
議加順憲尊
謚

燭盧鞏力不
聽磨離罷子
言遂敗死

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
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
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將兵據鰲
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
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罷
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
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歿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
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
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
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削其羸老
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
殆盡

張義潮來降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
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
謀自叛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諜於州門唐人皆應之
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
沙州防禦使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
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

論恐熱入朝
不得志而還
復謀叛

義朝遣兄義
澤奉十一州
圖籍入見河
湟地盡入于

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
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
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
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
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
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
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冬十月張義
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湟廓十州遣
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
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
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
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
權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丁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
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
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
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

尚延心以河
渭來降欲入
見天子請盡
帥部衆分徙
內地李承勛
聽諸將言恐
于已不便奏
留之

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遼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旣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一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卽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懿宗咸通三年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其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

嗚末入貢

以前左金吾將軍王宴實為天雄觀察使。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刎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拓跋懷光生擒論恐熱斬之傳首

張溥曰。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樂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眾。不

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耻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爲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狠災荒瀟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夫吐蕃達磨當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執與尚婢婢攻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携則衆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爲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鬪之勞張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終
潮尚延心建忠順之効。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
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強且久。晚節二
姓滅亡。爲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
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
啓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
疆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
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
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
國戍守。輸租賦。知峰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

子涿罷成兵
子由獨臣於
南詔安南始
有蠻患

豐祐卒酋龍
立自稱皇帝

通鑑綱目 卷二百九
獨防遏。於是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十三年，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僉人浸多。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暫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

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犇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

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

失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

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疆盛，務在姑息，

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鄴殺

守澄之罪，長流崖州。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

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

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

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

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

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

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

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

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

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

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

流李鄴于崖州

李蒙罷三道戍卒蠻人乘虛入寇

南詔寇雋州
攻邛峽關

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蔡襲兵勢盛
蠻引去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

蔡京忌襲立
功請罷戍兵
襲作十必死
狀申中書不
省

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道。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

京為軍士所逐，敕賜自盡。

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為敕書，及攻討使邱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一月，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南詔陷交趾，蔡襲力戰溺死。元惟德等至城東水際，還向城殺蠻二千餘人遇。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听遂溺海。歿。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

蠻將楊思縉
子出救被殺

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鄭愚自言儒
臣無將略請
吐武臣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

陳蟠石請造
大舟自福建

運米泛海至廣州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六

灑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舫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埃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

康承訓兵敗
賴天水小校
夜燒蠻營邕
州圍解承訓
乃盡攘其功
謄奏告捷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謄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六年夏四月，楊牧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

夏侯孜薦高駢討南詔

喻士珍貪獍
降賊

監軍李維周
惡高駢不發
兵應援駢獨
大破蠻衆

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
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嶺州刺史喻士珍
貪獍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嶺州兩林蠻開門
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
使嚴謨為鎮南節度使謨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
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
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
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峰
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
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
使初南詔圍嶺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
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
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
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
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拊

駢屢破南詔
維周反奏其
玩軍不進

而歐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于別殿。厚賜勞而遣之。夏六月。南詔莫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救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峰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峰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

上以維周奏
用王宴權代
駢會曾袞告
捷詔駢復鎮
安南

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
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
七千人。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
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
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
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
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千餘萬間。

置靜海軍于安南蠻患始平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
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
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
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
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
五千餘級。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
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鶴州控扼南詔
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
於鶴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鶴

李師望欺罔朝廷請建定邊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九
十一
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成卒怨怒師望欲生食之
朝廷遣竇滂往代貪殘尤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兖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兖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岍呼船，已濟，眾乃

滂兵大敗顏
慶師爲蠻所
殺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
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峙刺史楊恣與定邊監
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
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
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太
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
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
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于是全緒
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勅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
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
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
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
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侍皆散於亂
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
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
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
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

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叅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

備不

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十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訶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犇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歿。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

竇滂利于西川陷沒輒說止授軍

李自孝陰與蠻通誅之

盧耽楊慶復
李驥擊退蠻

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
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
復銛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歿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
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
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
圍成都則與曩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
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
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
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
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
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
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
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
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
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
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
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
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

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威破蠻功
顏慶復疾
奪其軍勒
歸漢州蠻
遂斷橋而去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匡謀棄城
荆南敕斬

路巖委政事
於邊咸郭籌

景復大敗
兵以援絕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
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
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西川節度使
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
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
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
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
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
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
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
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
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
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
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無公遇國中發兵繼至
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
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
川援兵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七

用詔驃信使
其坦綽遺牛
叢書借蜀王
聽叢欲許之
楊慶復言不
可

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
兵犇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
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
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
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黨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
書永敦隣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
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
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辜詈辱之蠻兵及
新洋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
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
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
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
相公尚遠萬一狶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
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
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歿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
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
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

駢修築城柵
蠻不復入寇

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
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敕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
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
都斬之脩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
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
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
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
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
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
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
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
使辛謹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用詔督爽屢
牒中書盧攜
詔數其罪
高駢辛謹
詔與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
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驥
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通木夾以遺駢
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
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

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處蜀土，疎惡以斃斃之，還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堠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西龍卒子灑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灑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灑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嗟寶等來請和，且言諸

辛讜請許南詔和從之

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嵯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崔澹等言南詔不可許和駢上表與爭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五月邕州大

將杜弘送段嵯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讜病篤以遣徐雲虔南詔承使叩而還

六年春正月賈弘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

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謹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况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以陳敬瑄代
崔安潛

安南軍亂曾
表避之

女港表言南
詔不可和盧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

何豆盧珠力
百乃止之

通鑑紀事 卷一百九
爲怯復來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
瑑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
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兩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
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
士死於瘴癘百姓因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
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
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
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
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
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
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
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
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
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
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照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
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以宗女妻南詔

張溥曰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釁始于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于杜元穎終劇于李涿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忌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諭士珍貪獍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怠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旣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于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輿尸且身爲戎首也李維周旣不援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群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于賊不念同仇

反疾宋成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傲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繇閫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圍之僇。今相率爲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筦利。貨賂行于兜鍪。萋菲生于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袞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勉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子瀆代立。朱繒少年。寧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澹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謹爲劉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戴安替守繇之備。雖高懸辛艱。為隱婚也。
之以味。羅兵息人。未欲無益中國。又不可。以
夫酋。饋李。孫。千。數。升。立。米。繇。少。平。寧。吳。孫。罪。信。
數。觀。望。中。咬。灘。質。不。澆。與。黃。景。實。同。魏。魏。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
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雲州沙
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
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
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

盡忠康君
立說李克用
段文楚而
不之

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存璋雲
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
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
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
起兵除文楚而伐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
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
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
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
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
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
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高而食
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
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
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
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
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
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

李克用令軍
士高而食文楚
等五人表求
救命朝廷不
許會李國昌
至乃諭除

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毀大同制書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媿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士

曹翔代竇

團尚虔牀昇其尸八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眾乃定押牙田公鏐給亂軍錢布眾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亭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

詔李鈞等討國昌父子

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

兩鎮兵敗李
鈞戰死

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
之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
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
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鷓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
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
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夏四月丁

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
使琢聽之子也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

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
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

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

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

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

父也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

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

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

赫連鐸遣人
說高文集歸

國文集執傳
文達與李友

金米海萬史
敬存皆降于

李琢

李可舉韓玄
紹李琢赫連

鐸戰勝李盡
忠程懷信皆

死國昌父子
北入達靺

達靺豪帥心
服克用

克用願南向
立大功

隳檟李友金
既陳景思召
子克用討黃

克用至河東
知從讜拒之
遂縱軍剽掠

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
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八達靺詔以鐸
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
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
靺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
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
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
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一而不得
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
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
矣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
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禎李友金說陳
景思召李克用事克用黃巢之亂見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
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
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
克用自空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
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

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已亥，引兵北還，忻代二州因畱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并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并擅還，鄭從讜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并，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克用陷忻代二州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李

即王處存論克用

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畱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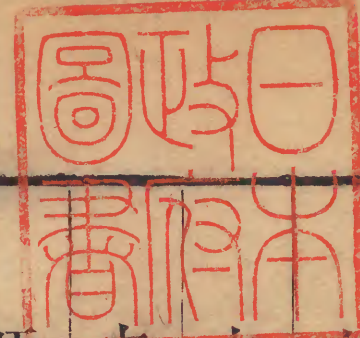
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張洎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月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為鴈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

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
兖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
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
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
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
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
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
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
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
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
州司戶。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用
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
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
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
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卽
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

走天子。然觀黃巢糜爛之時。鷓兒軍至。反亂為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為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關。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為左右所拒。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為王濬之爭功。退不知李懷光之忿。飯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鞮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為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為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終



庶幾專事本末卷之二百十餘

功本第一雖有百德是以曠矣克用方教

而全忠國之是全忠國克用也功高朝廷下

刻取賤賤千赫晉王在國別語克用者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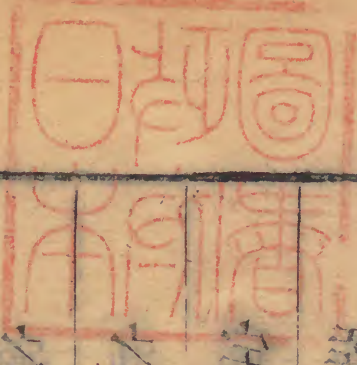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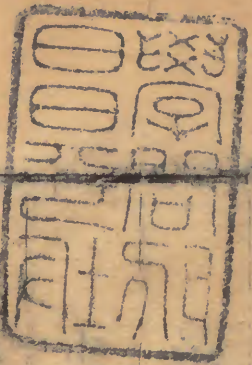
字心開則天不亦安而華劍赫赫如未幾而左

之本而天資限忠其益示也亦識臣之益而

之日克用專室之示也其益左夫也亦大

根簾表歸之日克用必引之左夫也發赫晉

不似李勣米之念則克用此制直歸引矣



庶幾專事本末卷之二百十餘

